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六　　集部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六目録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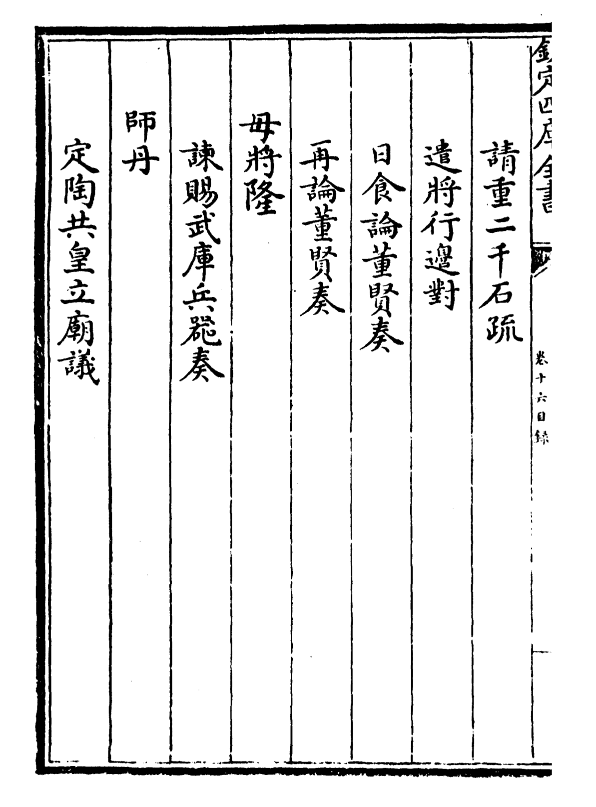
孔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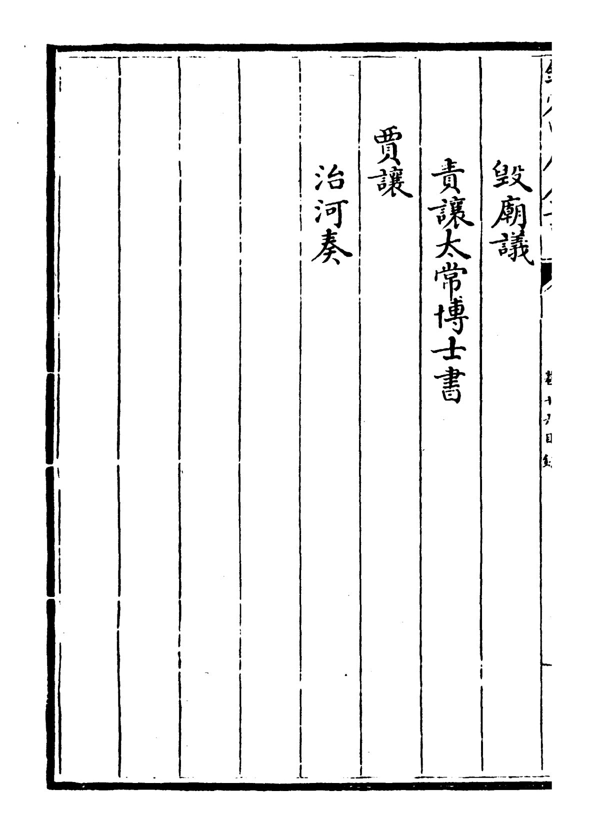
上書辨明家語

耿育

訟陳湯書

王嘉





毀廟議

責讓太常博士書

賈讓

治河奏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孔衍孔安國孫為博士

上書辨明家語初撰次孔子家語為四十四篇值巫蠱事不行後成帝詔劉向較定衆書鄙緼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别録衍上書辨之

家語真孔氏書與
孔叢自別得博士
言更足據正矣

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較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

臣然曰秉章家學不離自言文氣跌閎筆極矯健

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攺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于别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紀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

湯即不俟有此一書可以無憾

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向病亡遂不果立

耿育成帝時議郎

訟陳湯書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建議起昌陵邑坐下獄徙邊育因上書寃訟湯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謂改年為竟寧也應

鹿門茅坤曰論文不如向永然亦可見古人材情不同

臣正治曰不賞邊功匡衡亦非無見而劉向耿育輩乘隙上書其言斟酌能令湯與延壽心折

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

臣鴻緒曰向書與切永書條鬯育書更覺抑揚感慨動人聽聞

令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曽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

淵畧細故勿數改易将深達治體之言然須慎簡其人乃有實效

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書奏天子還湯卒于長安按劉向谷永與育先後上書寃訟湯持論措辭各極體致故俱録之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為丞相封新甫侯剛直嚴毅數諫爭後下獄不食死

請重二千石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

迂齋樓昉曰論事深切達於世變西漢末文字惟梅福王嘉書最好亦可以見漢家故事

臣德宜曰慎擇而不拘以資久任而復寛其法所以重二千石備矣然有漢宣之勵精而後有穎川渤海之政則表率斷自上

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内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

也

臣廷敬曰必畜養成就乃能尊重難危兩意互見

臣乾學曰郡守權輕不能使下由於科條繁密告訐無禁嘉所為總總言之也謂宜法古慶讓之意弘其大綱不苛細故苟激

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

勸有方則循良自出斯真治平之善術乎

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良民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絶其相誣也唯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

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遣將行邊對息夫躬請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

動民以行應天以實聖人復起無以易此兩言

厥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嘉因對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説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虚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説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

論自與徹意亦懇惻

也讕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日食論董賢奏時日食舉直言嘉奏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

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隂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

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甞幸上林後宫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于酒色損德傷年其言

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于獄（榜笞擊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同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哀帝父定陶恭皇也比比猶云頻頻也）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

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廼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賢家有嬪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以品制

水心葉適曰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矣漢人之能言者往往不及也觀嘉明審治體愛惜人材使其遇時魏丙何足道自當為漢世宰相第一

臣奭曰論董賢事極詳盡愛之

中令均等莞古苑字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言行西王母籌也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夭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嫣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臨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禄所謂

適足以害之違識名言

文無枝詞較日食奏更為劲切

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帝覽奏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

再論董賢奏

哀帝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復奏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以黜府臧以竭唯恐不

西山真德秀曰嘉以直言忤旨得譴然猶下羣臣公卿議其罪此漢世良法然觀當時所議惟龔勝謂嘉相等罪微不應迷國之法然終不敢明其忠況他人乎自嘉死後羣臣喑啞無復敢開口論事者遂成新莽之篡悲

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恵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户賜三侯國孔鄉侯傅晏汝昌侯傅商陽新侯鄭業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于三朝歳月日之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

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隂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戅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毋將隆 字君房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京兆尹左遷南郡太守尋免官徙合浦

諫賜武庫兵疏奏 時上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

簡確不繁而意已獨至

守漢王鏊曰此奏詞嚴而理正

阿舍隆
上奏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

議甚正後世濮議與獻議皆當以此為準

家備也〔與缺〕民力分於奚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哀帝時為大司空封高樂侯〕

定陶共王立廟議

〔時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丹議云〕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

遵巖王慎中曰丹議侃侃然砥柱中流可謂獨立不懼者

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

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尋策免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隂陽哀帝初名尋待詔黄門

災異對時帝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

篇中援引雖繁其切於治術屢闡是正論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閒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

臣鴻緒曰詳析災異譏切時政論議皆有根柢非但星歷家言

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晷景也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

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内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徳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絶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徳克躬以執不

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言百里内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房有四星其閒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厭音檿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

臣乾學曰天事恒象感應之理可信不誣漢人專家之學尤為精密歐陽諸公欲盡廢之誠為高明之過宜為胡文定所斥也

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
陛下親求賢士無强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
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
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感此君指意欲有
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
於奎婁（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
兩宫作態低印（兩宫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宫（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宫）太白發越犯庫（發越疾貌庫天庫也奎為天庫）兵寇之

應也貫黄龍入帝庭黄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厥弛動揺貌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宫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内亂宜察蕭牆之内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絶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

異今出於歳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茀與孛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盖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歳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奥（違于月令也奥溫也○奥于六反）

臣士奇曰世譏漢儒惑於災異董仲舒亦不免如翼奉李尋不泥不激俱歸於正故不同於術家

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枹擊鼓之椎也○音孚今朝廷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

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早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畎澮小流也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

屬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　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庶民離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

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以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于通人故世陵夷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伏歷謂伏槽櫪而秣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詩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于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

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

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學明經哀帝時為諫大夫拜司隸祇罪王莽秉政惡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坐死

直而不撓質而無飾故辭無嫌於過激也

諫寵外親幸臣書 宣每居位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

荊川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是皆直寫胸中所見而非有意於為文者也然其文亦自勁健

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共讀曰恭令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亡謂失其作業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更謂為更卒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並依也○步浪反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

守漢王鏊曰七
亡七死曲盡流
離困苦之狀千
載之後讀之令
人酸鼻

迣古列字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迣而追捕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于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吏而已務稱賓客以所求也

水窓劉友益曰自劉輔以諫大夫論鬼薪自是諫官無聞焉宣請黜董賢用喜武辭語剴切可

茍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尸鳩曹風之篇）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霍豆葉）蒼頭廬兒皆用致

謂無愧其職矣

富非天意也漢名奴為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為盧蒼頭侍從因呼為盧兒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説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强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或與惑同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

臣杜納曰誠懇之至不自覺其言之沉痛與捃摭浮詞者相去遠矣

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

辭尚質樸意存伉直所謂布帛菽粟之文可濟實用者也

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論董賢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三始猶言三朝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

東發黄震曰哀帝時丁傅並進董賢貴幸鮑宣反覆切諫雖皆如哀帝亦為感動不誠而能若是乎莽雖以其不附已誅之宣蓋死有餘榮矣

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説喜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虷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

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罷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刻漏刻也間空隙極竭罷罷之思罷罷懞懞也謹愿貌○音沐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上感天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嘗好辭賦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屢奏賦以風勸除為郎給事黄門王莽簒位以久次為大夫

諫不受單于朝書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單于上書願朝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雄上書諫

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

文法而暢意婉而周

致堂胡寅曰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地行師荒外服前代所不能服以為一時駿功若漢武之於西北行師三十餘年卒不得如志至于宣元成哀平無意武功者乃坐享其成哀平之世漢已衰矣匈奴烏孫

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荅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

猶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畧而忽邇圖其慮遠矣

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徼要也墜古地字○徼工堯反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

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常惠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祁連將軍田廣明坐逗遛虎牙將軍田順坐詐增鹵

獲皆下獄自殺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隷以惡其强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

臣士奇曰老成遠識文特奇麗

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在益州籍蕩姐之場羌屬也籍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讀曰刈絶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詞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

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嘆也歸怨于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

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在西域中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書奏天子寤焉報單于書而許之

劉歆字子駿成帝時為黃門郎哀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歷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後歷郡守莽篡位為國師

毀廟議哀帝即位丞相孔光等奏言宗廟迭毀之次當以時定光祿勳彭宣等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歆與太僕王舜同上議

引據論議卓爾不羣泂可謂博而篤矣

叔皮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强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小雅釆芑之詩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彜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冐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

佗總百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邉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

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莬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婼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貴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

臣乾學曰王通氏論七制之主三代齊稱漢世幅員至孝武而始定功尤不可泯也苗裔堂構其奕禩焉此識足以上成宣帝之孝思矣

釁脈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

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召南甘棠之詩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

辭理明確有功經學之文

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覽其議而從之

責讓太常博士書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

西山真德秀曰觀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亦不可少

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

迂齋樓昉曰辨難攻擊之體峻

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

潔有力

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絶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古莧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

臣廷敬曰終兩漢之世不立左氏春秋學光武常採陳元之言置博士旋以衆議不同而罷則諸儒專已守殘好同惡異之過也

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

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兾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絶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

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已守殘專執已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真黨同師之學妒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賈讓哀帝時待詔

治河奏哀帝時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莫有應書讓奏言

治河之法古今異宜語其大者三策盡之矣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停水曰汙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瀕山猶言以山為邉界也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

臣鴻緒曰治河策自漢以後形勢大異然其議論條達數陳弘暢自是名臣章奏

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

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内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内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激者聚石于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名也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辟讀曰闢析底柱破碣石析分也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

臣英曰賈讓雖陳三策觀其叙述有詳畧命意亦多在中策耳故後代率用之

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大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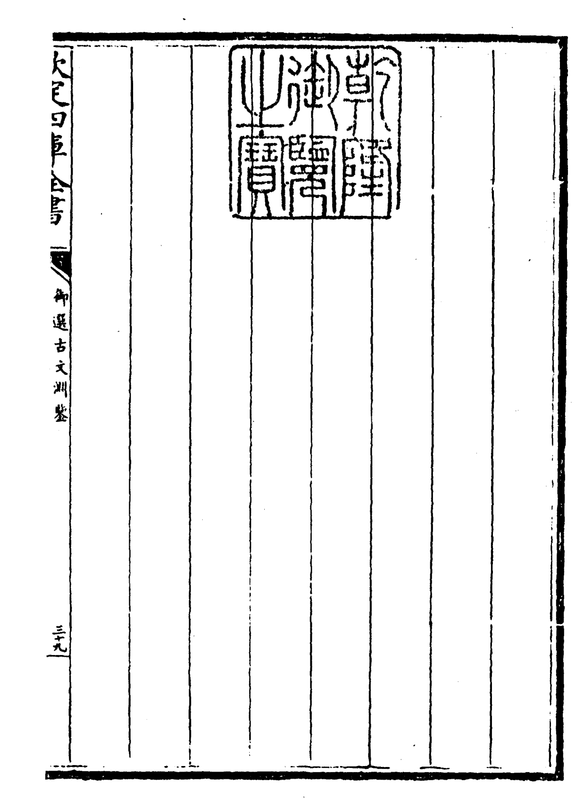
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

臣士奇曰讓之
上策大利大害

條馮中策可常行下策啟柱自前而已詳細曲折此奏已具有水經注

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股支別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秔稻之不粘者）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

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按漢承秦焚書之後詩書放失至文帝時尚書始出武帝訪求遺經然後六經之文備然當文帝初洛陽賈誼已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矣意其所誦者別自有本或秦所未焚之書為博士所藏者猶有留于人間者耶觀生治安諸疏及朝錯賈山所上封事其氣格之瓌瑋雄絕不與于先秦以上也及廣川董氏出變為紆徐漫衍湛深于經術而司馬揚雄劉氏父子繼作而漢一代之文章與雅頌比隆矣論者謂其原自上讀高惠文景諸詔書何其盛也則夫興教化以漸摩其民以至于移風易俗者豈不信哉


乾隆
御覽
之寶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八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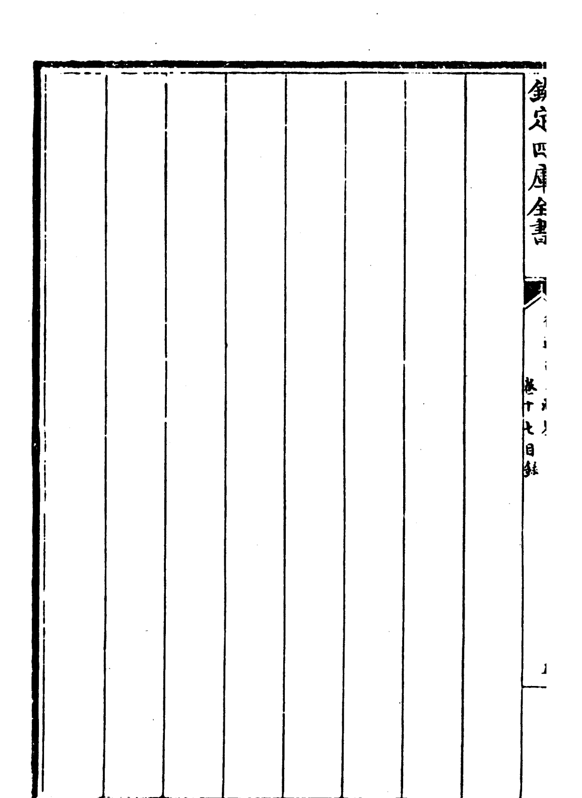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目録

漢

光武

明帝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光武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長沙定王發之後王莽末帝與兄縯起兵舂陵定天下再受命廟號世祖傳十二世自光武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六年

敕馮異建武二年帝既遣異代鄧禹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幷下

平定安集允武百拳以劃將帥可謂王者之師仁人之言

駕馭羣雄推心置腹無復畛域之嫌

此勑異頃首受命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勑無為郡縣所苦

報隗囂手書三年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遣兵佐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鉛

水寇劉友益曰君子樂成人之美故不以其終馬之惡而并没其始馬之善使嚣始終若此亦何不可之有惜哉

刀不可強扶（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絶羣隔于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踟躕也）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子陽公孫述字）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

理冤獄釋滯囚以消亢旱之氣較圭璧犧牲祠禱遠勝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搆之言解搆猶閒搆也

恤民詔五年夏四月旱蝗乃下詔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國謂諸侯王國也辠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殊死謂斬刑殊絕也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賜竇融璽書五年夏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

竇融雄據河西待時觀變光武賜以璽書洞見情事融既憚英明又懷大度委心効順永為漢藩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

融璽書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强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

臣熙曰廟算明遠河西情事如在几席之間

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令行南海尉事效致也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此為七郡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再報竇融詔融得前璽書即復遣鈞上書會隗囂叛道絕馳還融乃與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于是與五郡太守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并詔報云

光武初年公孫述在蜀隗囂在隴右皆割據稱雄所恃以抗二虎者惟竇融在河西耳帝撫以至誠卒無西顧之憂復收指臂之勢不數年隴蜀削平帝業之成重繫於此

臣正治曰推心置腹之言簡而愈至可與文帝遺尉佗書並傳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長君少君尊奉師傅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朦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

圖讖之說盛於西漢末年至光武初

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姧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闗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

與公孫述書六年述為符命自言手文有竒及得龍輿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惑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署曰公孫皇帝不答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

猶賢用之觀其以赤伏符受命是也故與公孫述書亦舉以立言

讖云承赤者黄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効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等為符瑞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賜隗囂詔六年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囂書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陛下寛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

屢賜囂書數遣來歙意在保全囂降蜀而自取殄滅宜哉

德盛而後能謙能謙而盛德益著光武此詔視唐諸帝之屢上尊號者彌增光烈矣

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囂得書知帝審知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詔上書不得言聖 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乃下

詔

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仁厚之言衷矜惻怛為將者宜深體斯意

詔讓劉尚 十二年公孫述死其將延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且讓副將劉尚云

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韓子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地震詔 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下詔

矜恤災傷具有實政文亦簡質近古

臣德宜曰聖王蠲賦減刑在平時猶加意優恤況當震動脩省之日乎盖修德弭災愛民所以敬天也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藳遣謁者案行其死皐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弛解脫也鉗足鉗也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鉗奇炎反賜郡中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壊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壊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光武久在兵間深知用武之擾民故謹於開邊如此

少穎林之奇曰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觀其遣馮異入關必先告之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

報臧宮馬武詔 二十七年宮武上書請伐匈奴帝因詔報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

之耳方厲雄角逐之時猶不欲以威武勝而況匈奴乎方投戈講藝之餘正欲與天下相安無事而臧馬二子欲求逞於一朝嗟乎一級用而吾民之命殘矣光武之心豈忍為之哉故不得不持黃后之說以自戒而固却之也

明帝尊重師傅即高宗舊學甘盤之

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明帝 諱莊光武第四子廟號顯宗

報桓榮書 明帝為太子桓榮傳之上疏辭歸因報書云

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

義

肅肅皇皇聲容俱備東漢之盛史稱明章良有以哉

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慕鄉思親而歸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愼疾加餐重愛玉體

祀明堂詔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等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勑羣后事畢升

水寇劉友益曰光武中興投戈夫末年肇建三雍未及臨饗明帝繼之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于是彬彬可觀書之于冊足為美稱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以之又曰昭哉嗣服繩其祖武顯宗有焉

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時律者即月令十二律律呂不正則諸氣不和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奉計謂計吏也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

臣鴻緒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漢明有焉

三代哲王皆盛行養老之典周衰以來斯禮久曠漢明帝能修舉於詹璧之後宜乎人心允洽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也

蕩蕩小人常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爵李躬桓榮詔二年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乃下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三老知天地人之事

耕道尸起華曰自光武末年起明堂靈臺辟雍然徒聞宣布圖識而已至是始盛三雍之儀復先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賢矣文治可謂盛矣

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安車坐乘之車輭輪以蒲裹輪三老訖車天子親執綏授之袒割袒而割俎酳以酒漱口也輭而兗反○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于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小雅逸篇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于庭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

獲鼎薦廟乃歸美於祖宗讓善於臣子復其章愛浮辭虛譽則善矣

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六十曰耆七十曰耋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獲寶鼎詔六年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乃下詔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鑄鼎以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狀而備之故人入山林川澤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惡氣謂罔兩之類事見左傳遭德則興遷於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周鼎亡入泗水中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以其礿祭之日夏祭

耕道户起莘曰光武書封事不得言聖此書禁章奏浮詞甘悖筆也

史稱大禹昌言則拜仲虺贊湯改過不吝明帝班示封事猶得斯義

曰礿礿薄也夏物未成祭尚薄○礿音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班示封事詔八年冬帝既以日食下詔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

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

耕道尹起莘曰詔求直言難矣而又以示百官所以開不諱之門也帝于是可謂賢哉

恩誼篤摯詞致斐雅爲善最樂之言允爲宗親楷範

興刺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飛蓬隨風微子所嘆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揺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間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手詔東平王國傅東平王名蒼明帝母弟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云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小雅之章日者問東平王處

自古慎終之禮皆有制度品節所以辨貴賤之等安貧富之心維持風俗獎成廉讓其要於此詔語明確足以解世之惑

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要古腰字東平王腰腹肥大其言與腰腹稱也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明科禁詔十二年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奠喪祭也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于此

臣軾學曰愚民覩爲侈葬亦相驅於習俗耳或乃借陳儀衛務飾觀聽爲之限制一軌於禮正所以教孝也

黃河激湍奔流助以他水則勢益暴明帝修復隄防所以收河汴分流之利臨流而嘆禹功繼世宗弧子之作意概亦偉

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國

汴渠成詔十三年四月汴渠成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下詔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汴河決壞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乃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

臣士奇曰河流入汴水勢東侵利於幽冀者尚遠害於兗豫者已多築堤立門度地勢以成功濱渠溉田其利溥矣

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埶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土無塊曰壤墳起也）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水北曰汭）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水去土復其性也）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濱近也固專也）庶繼世宗瓠子之作（瓠子隄名武帝元封二年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

明德后損抑外家出於至誠示之以儉帥之以謙正所以保全長久之也明德之識解超矣伏波之遺澤遠矣

明德馬皇后

伏波將軍援之少女明帝為太子選入宮即位為貴人永平三年立為后

辭封爵詔

建初二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下詔固不許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為丞相貪驕與淮南王霸上私語後蚡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竇嬰文帝竇皇后從兄子魏其侯也為丞相坐與灌夫朋黨棄市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樞機近要之官也諸子之爵

臣英曰謙冲謹抑於中誠卑然明達之言

栽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褠臂衣以縛左右手于事便也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

史稱馬后德冠後宮觀其惓惓阻戚畹之封可爲萬世龜鑑

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報帝請封外戚詔太后辭封舅爵章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云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外家爲外施也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即王信後封爲蓋侯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條侯周亞夫也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

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飴餳也）不能復關政矣

漢建三公為師傅之官慎簡耆德老成故特重之文復典醇有致

章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廟號肅宗

命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詔帝初即位下詔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幾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憙光武時為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故曰三世在位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

矜恤流離務施實惠當無澤不下究之意

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勑四方稱朕意焉

實覈受廩詔（建初元年兗豫齊大旱詔三州郡國）

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廩給也稍少也少給之不頓與）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并必政反）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廩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僱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政無大小得人為本自是要言不煩

臣鴻緒曰地者臣象也因地震而思舉賢良帝可謂深達治體矣

地震舉賢良詔

元年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閲甽田

東平因災異上封事章帝虛己採納遜沖之意溢於言表

中之講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不拘門第眀昳同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報東平王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之以書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

賜書中篤念先德敦睦宗親仁孝溫

譏人流此朕之不徳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内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徳

賜東平瑯邪二王書 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宫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閲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東平瑯邪二王書云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静嘉之何已歲月鶩過山林浸遠

文皆藹然至性之言史稱章帝長者不虛也

臣杜訥曰惇篤彝倫訓辭深厚讀之令人惻然

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于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于師曰（師謂孔子見家語）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莫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紒與結同俗作髻○紒音計）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

五經在兩漢時各祖其師說以專家鳴於世章帝特開虎觀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俾先聖典訓晦而復明漢諸帝尊經之功大矣

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乜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閒音閑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論五經同異詔四年詔下太常命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一言雖承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為章句則別為一家之學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後又立京氏易

耕道尹起莘曰宣帝之篇嘗會石渠講五經矣於是再見嘉尊經也

臣熙曰扶進微學尊廣道藝得繼往開來之義漢世經學倫明由於主德功不獨諸儒也

勝從凡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日食詔 五年

舉士先巖穴毋取浮華尤得官人之要

親親之誼辭愈懽而意愈真

朕新離供養（去年馬太后崩）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小雅十月之交篇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手詔東平王（七年有司奏遣蒼歸國手詔賜之于時車駕祖送流涕而訣中使問起居相望于道）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

文質而思深言簡而意長兩漢詔令之所以擅今古也

臣正治曰奉先推恩仁孝之言藹如猶有文景詔令遺風

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

賜公卿助祭錢詔七年飲酎高廟禘祭世祖顯宗

祖考來假明哲之祀言明哲祭祀則能致祖考之神來至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蒸蒸之情前脩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言顯宗神坐今新加之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依依思慕之意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

行稼所以省民若供帳勞費道濟煩擾章帝下詔務崇省約欲令貧弱有利庶幾夏諺遊豫之善

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行秋稼詔七年帝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內乃下詔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脩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刺探謂伺候也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尊經之言蔚然雅正

選高才生受學詔八年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疑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

人情安土重遷雁水旱而致流移民生之窮可矜者恤之如此當無鴻雁澤中之嘆

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賜流民公田詔 元和元年

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負猶憂也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

臣㨿宜曰本移民就食之意而屯墾之法即寓其中可補周官荒政所未及

朱暉為太守時吏長其威民懷其惠可謂廉吏故章帝報書如此

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餉糧也古餉字）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詔報朱暉（元年帝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名拜尚書僕射遷太山太守上便宜陳寵事深見嘉納詔報云）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令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賜鄭均毛義穀詔（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

崇獎孝義存問隱逸得為政之要

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守令最為親民與為才辨無寧簡樸與為精察無寧渾厚兩漢罷斥俗吏

詔三公 二年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莩葉裹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拆）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辠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

獎進安靜悃愊之人此吏治所以近古也

得聽受（條事條也）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悃愊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閒勑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辠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

頌成康之盛歸美刑措紀太宗之政首曰縱囚蓋刑辟時當欽慎固不獨冬至立春後不宜報囚也

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定律詔 二年

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正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

集衆思廣忠益禪厲謨此正晏子和同之辨詁辭深得此意

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詔袁安等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宜還北單于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安以為還之便司徒桓虞亦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各相激叱司隷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帝詔報竟從安議

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

詔改定禮制三年詔侍中曹褒定漢禮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詔云

議禮同於聚訟所以責折衷也文特簡爲道古

怛𣲖懷多仁言惻然

章帝因巡行觀俗東禮岱宗遂踐河

謗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稟給孤幼詔三年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中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食音飼稟音廩

以肥田賦貧民詔三年帝北巡狩耕于懷乃下詔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寃也今四

防給貧民糧種以勸力農半免所過田租嘉惠生民善政蠲舉燕遊故可紀也

臣英曰結撰簡勁而韻致宏長青前彌古洵為典册高文

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祖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謂永平十二年脩汴）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

溫醇惻怛以愛物為順天得體元之義

之勞

勑侍御史司空詔 三年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夾馬者為服馬服馬外為騑馬）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大雅行葦篇○敦音團）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禮記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詔齊相旌江革（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家貧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舉孝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云）

江革以至行受上賞與人倫而厚風俗者莫大焉

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于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和帝諱肇肅宗第四子

罷收鹽鐵詔時帝初即位皇太后稱制下詔

昭帝時舉四方賢良即言願罷鹽鐵官迨此時邊方寧謐故毅然去之

昔孝武皇帝致誅吳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脩征伐先帝即

臣乾學曰東京殷阜之餘欲行度外之舉刻意藹然

念舊酬勳繼絕舉廢詞意温藹詔旨中極有風致者

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鑄煮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知朕意

求曹相國後詔 永元元年

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 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曹參

臣𠅤敬曰蕭曹為漢宗臣此詔得甯延於世之義

漢選舉責成二千石刺史故得人為盛

家在長陵旁通北　循其遠御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大鴻臚掌封拜諸侯及其嗣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其有功也

選舉詔　五年

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曽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隷刺史訖無糾察訖竟

和帝求賢諸詔猶有西漢風致

致堂胡寅曰和帝少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

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舉賢良詔 六年

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饉流亡尚書曰濟河惟兗州言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嘆用思孔疚孔甚也疚病也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

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

漢立功西域每求智勇之士覺為都

急以妨民事不急謂非要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州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漢官儀曰公車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名亦總領之朕將悉聽焉

封班超詔六年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焉

明年下詔

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

尉當時最稱得人亦由獎勵激賞之典重也

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其山以繩索懸絶而過也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縣音懸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事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耻

遇災引咎深自謙抑得詔令之體

以報將士之讐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蝗災罪己詔八年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帝乃下詔

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輒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寢恫矜思弭憂釁恫矜尚書作痌瘝矜病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矜古頑反昔楚嚴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寃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

周宣以雲漢為憂詩人美之斯詔大意畧同

興蝗之咎

擇良吏詔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此引大雅雲漢之詩言今人何罪而天令饑饉乎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

詔語雖簡深得友愛之義

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也貸行于言辠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幾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留諸王詔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日食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侯王就國帝下詔

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

貴戚子弟通國家肺腑股肱身而不學長且面墻恃貴而驕恃富而侈職

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懸戀不決之意也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年十六選入掖庭事和帝為貴人永元十四年立為后

詔河南尹豹等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閒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

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

此故也此詔詞可謂深中情事矣

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也）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故曰文德也）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言能自約束脩整也）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殤帝（諱隆和帝少子即位時誕育百餘日皇太后鄧氏臨朝稱制）

痛言俗吏之弊最為懇切

敕司隷校尉部刺史 延平元年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芻藁

民生疾苦豈可壅於上聞宜詔詞專及之

臣乾學曰掩災責務催科以飾治狀藏吏之錮習也因所見以詰之其將奚辭王言若此可謂明且仁矣

安帝 諱祜肅宗孫

旱蝗詔 元初二年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乃下詔

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兹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 裁與纔同 今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皐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 假貸猶寬容也盛夏不可即加刑罰故且寬容 其務消救災眚安輯黎元

國家德意惟在有司實意奉行始無乜胥之弊

臣鴻緒曰擿發吏奸深中時弊

霖雨傷稼詔 四年京師及郡國大雨水

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 左傳曰凡雨三日以上為霖京房別對災異曰人勞怨苦雨水絕道 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 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方今案比之時 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秕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

綺縠珠璣之侈遂及厮走與賈誼所論略同正京師以示四遠尤得風化之要

臣延敬曰漢之諸帝頗知尚儉屢有詔禁止華靡故兩京風俗猶可觀焉

務崇仁恕賑護鰥寡稱朕意焉

申制度科品詔 五年

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絶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鷙鳥鷹鸇之類月令孟秋鷹乃祭鳥始用行戮

封還大珠責以求媚非徒不貴異物亦以風勵廉節

言有司怠惰不遵法令將欲糾其罪順秋行誅同鷹鸇之鷙擊也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順帝諱保安帝子

勑桂陽太守文礱永建四年

海內頗有災異朝廷脩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礱力公反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桓帝諱志肅宗曾孫

災異詔永興元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京師蝗東海朐山崩九月朔日有食之乃

酒醪足以糜穀西漢詔令每引以爲戒亦責粟之一端也

下詔

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蝗蟲孳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薦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饑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實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